

我与浦东30年

云雾中的浦东新高度

■耿勇 文

人逢喜事精神爽。

去年的金秋时节,我们一群军休干部,参加由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组织的老干部看上海活动,一路上大家喜悦着,欢笑着,一如当年风华正茂、意气风发踏上从军的路。沿着铺满金黄杏叶的小道,我们步入位于浦东的上海中心大厅,还没来得及及惊讶感叹,便被电梯眨眼功夫送上199楼,登上中国第一、世界第二的高楼。懵懂之间,脚下便是云雾缭绕,眼前“一览众楼低”,时隐时现,时疾时徐的云雾在高入云端的楼宇间缠绕撒娇。置身其间,如梦如幻,不由地让人想起儿时梦境中的腾云驾雾来。

大家惊讶得都有些兴奋,如同欢快的小鸟,叽叽喳喳边自拍,边呼朋唤友互拍合影,生怕窗外那壮丽如画的舞台背景,随时会被更换移去。这些曾有过几十年军旅生涯的老军人,有参加解放上海的老兵,有保卫守护上海的老军人,还有部队政治院校的老教授和救死扶伤的军医,他们都长期与“第二故乡”上海人民一起,共同奋斗建设这美丽家园,既是上海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参与者、建设者,也是见证者。他们目睹了上海解放七十年,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变。可以这么说,他们是看着浦东从一个面

黄肌瘦、营养不良的“幼女”,变成如今人见人爱、引领潮流的“美少女”。

我与上海的相识也源起浦东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粤东前线当兵,提干后每年探亲回合肥老家,要在上海转车。当时,在沪举目有“亲”的便是我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,他已退伍回沪,家住浦东潍坊路。那时的浦东成片的破旧简陋平房瓦,与浦西的石库门都相差甚远。记得我那时睡在战友家小阁楼上,楼下是原先由战友父母早先开办的、后收为国营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店,卖些烟酒牙膏肥皂之类。清晨,阁楼下陋巷道上,此起彼伏刷马桶声,手推收垃圾车的摇铃声,还有急冲冲上班的催促声……那种感觉别说没有繁华大都市味道,连与我们老家新工房成片相比,也逊色了许多。

星期天,几位昔日战友陪我一起骑车摆渡过江,去他们口中常说的“上海”白相。坐轮渡时,行人与骑车的人是两个通道,6分钱往塑料大桶里一丢,便可洒脱来回。我们去了动物园,去了大世界,逛了南京路,还在延安路靠近外滩路口拐弯处的“鲜得来”吃炸猪排搭配甜软的年糕。每次从浦东到浦西,那种感觉真如同“刘姥姥进了大观园”,而从浦西回浦东似乎回到了咱安徽老家的县城。

那时的浦东别说楼没有“高度”,

连个公园,战友都说不值一玩。不久,我来沪读军校,毕业后留校,找到了上海媳妇,谈对象那阵,常用爱情的脚步丈量着外滩,也常挤在人群中,依偎扶着靠“爱情墙”眺望浦东,那时浦东没有沿江大道,少有高楼,有块造型粗糙的水泥墩上的广告牌算是高高的,有些醒目。入夜,浦东靠江边有些稀零飘落的灯光,再往远点望去,整个浦东沉寂在一片黑咕隆咚之中,与浦西外滩耀眼璀璨的灯光形成巨大反差。黄浦江上也没有桥梁,江底没有隧道,江面没有观光游艇,有的是常鸣汽笛的大型客货船和大大小小的船头连着船尾,拖着很长很长尾巴、“咚咚咚”冒着阵阵黑烟的运煤拉货柴油船。那时,想浪漫地在江面上看外滩灯光,需要站在摆渡船上不停地往返。

也就在那时,“宁要浦西一张床,不要浦东一套房”让人刻骨铭心。步入上世纪九十年代,浦东如同巨人,被改革开放的浪潮惊醒,抖落了身上的尘埃,站了起来,聆听到起跑的发令枪声,积蓄的力量一经爆发,便是腾空而起,令世人刮目相看。

从此,浦东的高度不断被刷新,东方明珠,一马当先成为浦东标志性建筑,立起浦东新的高度。那段时期,我在空军政治学院院办工作,接待许多来沪的上级机关和兄弟院校的同志,参观浦东必上东方明珠。乘电梯时,服务人员介绍其高度和电梯的速度,到第二球上,看外滩和黄浦江一览无余,那些经典的、历经百年的标志性欧式建筑,让人惊叹。这时

低头看浦东,能看见中央绿地公园和一些零星的、与东方明珠第一个球的高度尚有太多落差的楼宇,太多的已呈规划型的荒地,有些荒地已杂草丛生。当时,每每听到导游解释,这些荒地都是未来建设目标时,我的心情总有些复杂,既充满期待也伴随着有些失落感。

改革开放后20年,浦东发展的速度加快,金茂大厦,上海环球金融中心,到今天的上海中心,高度在不断刷新,“增高”快得让人不敢想象。那些当年的未来建设目标,今天都已成为现实。

“快来这里拍摄,云雾刚刚吹过。”一位虽然头发有些花白,但精神矍铄的女军休干部,兴致很高地在呼唤同伴。那日的秋雨似顽皮的幼童,不时盖着掀着雨雾的“窗帘”,一会儿,遮挡住美丽的景色,让我们只见宽大的玻璃窗上几滴水珠和白茫茫雾气,可不一会儿,“窗帘”消失,窗外便如“海市蜃楼”般,美得让人不忍眨眼,云雾如彩带在楼宇间缠绕着,随风不断变幻自己的姿态,如骏马似长龙,让人浮想联翩。这些云雾是浦东建设者的劳动号子在天空留下的乐谱,是大自然给智慧勇敢的人们献上的洁白“哈达”。在上海中心大厦之巅,一睹云雾中的浦东新高度,让人惊叹,让人遐想,更催人奋进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诗抒胸臆

不夜城,无眠的灯

■魏鸣放

今晚的楼窗如此镇定
一片平静的灯海,突然汹涌
这不是我的乐园吗
夜幕蒙不住她的深情
此刻,正祝福白衣天使的微笑,一批批胜利而归
肩头又托起新的使命
此刻,正接纳四海的游子
一手抚慰漂泊的焦虑
一手又紧挽域外的呼声

不夜城,无眠的灯
从来就是亲人最温暖的怀抱
从来就是天下最可信的后盾

今晚的街道如此清醒
满天凝视的星星,瞬间动容
这不是我的净土吗
霓虹晕不了她的眼神
此刻,向党旗宣过誓的手掌
正在测试每一个输入的体温
让全城的脉搏,从从容容
此刻,听国歌长大的双脚
还在坚守每一扇家门
让迎春的新梦,郁郁葱葱

不夜城,无眠的灯
依然是明天最放心的摇篮
依然是平安最可靠的门神

世相百态

蘸着酱油吃

■魏鸣放 文

一直想着,带上酱油出行远门。

一般大大小小点心店,里面包子、饺子和馄饨,或油条、大饼和粢饭,总是应有尽有。桌上,一般调味品如辣酱、米醋或蒜泥之类,也是应有尽有。

然而,常常唯独没有酱油。

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现在少了两件,柴和酱。

以为,唯有酱油,才能以简单酱香,吊起整个油条的咸香。油条或嫩,或老。嫩者,金黄灿烂,入口脆弹,配之以生抽最好。老者,绵软,劲道,配之以老抽为佳。

在油条一头,小小尖角上,蘸上一二滴酱油,这叫注魂,在食品中注入美食之魂。

此时的酱油,调动了咸淡浓鲜香,会在你的嘴里,炸开一朵硕大的大丽花来。

春天里,江南人家的腌笃鲜。白汤猪爪,猪爪者,粉红酥烂。上几滴酱油,晕化。咸肉,猩红。嫩笋,

白绿。木耳,墨浓。小蘸酱油,舌尖之上,小停,然后囫圇而下,一时酱香和着咸香,弥漫了远近世界。

小的时候,早上泡饭,都以乳腐或以咸菜下饭,总是没味,“嘴里都淡出鸟来了”。偶尔,家里改善伙食,我们三个小孩,每人半根油条,蘸着酱油吃。

姐弟三人,七岁、五岁和三岁。一个个贴在墙角,坐着,双脚伸入椅子下面,家里大方桌的大方凳下,一边吃咬,一边晃摇。

前些年,有一对中年夫妻,带着十岁的儿子,在东北哈尔滨的朋友家里做客。早上,热情的主人买回全部早点,也有油条。不料,朋友的儿子讶异地对主人说:“在你们家吃油条,怎么没有酱油?”

当然,这种吃法,主人从没听说过。油条蘸着酱油吃,这是上海人的吃法。

不用说,那位朋友的儿子,在家看着他的父母,吃油条必要蘸上酱油。童年,也会遗传。

童年,总是一生中最好的调味。



希腊圣托里尼 Maxine

岁月悠悠

我的诸葛老师

■傅光达 文

五十多年前,家住上海卢家湾附近,老弄堂里同龄人有14个,上学时4个人被分配读民办,其中有我,丽园路民办小学,不知谁起的名字叫“东风小学”,蛮好听的。当时民办学堂不吃香,开初学堂在人家屋里凑合开课,二年级起才有校舍,校址在丽园路近蒙自路的一个弄堂里。操场不大,有些局促,四五个班级学生一起出操就有

些挨挤了。

1966年9月二年级开学,像阿姨一样的余老师不再教我们,新来一位高个子班主任,白皙,和颜悦色的样子。她的姓名有四个字,初时我们不懂,叫她诸老师,她也答应。头天来,她叫学生自己报名,我是班长,头一个起立报名。放学后她就叫我留下来,看到我紧张的神情,她就爱抚地摸摸我的头,笑着说:“老师带你去家里玩。”然后,她就领着我去了她蒙自

路的家。原来老师才结婚,是新娘子。房间里家具是新的,眠床上被褥也是崭新的,窗户上贴着红“囍”字。她先叫我洗手,然后让我坐在房间当中的桌子边。她从一只精美的糖果盒子里,取出一把糖给我吃。接着,她又从书橱里挑出三四本连环画书放到我面前,说:“你喜欢看吗?”我顾不得紧张一下子兴奋起来。那天,我嘴里含着糖,连看了《上甘岭》《雷锋》《南京路上好八连》《鸡毛信》等书。不知不觉过了几个钟头,老师估摸时间不早了,就摸摸我的头,说:“你该回家了,以后想看书,就来老师家。”我点点头说:“谢谢老师,诸老师再见!”……也许我喜欢读书就是从那天开始养成的。

后来,我发现即便是班级里出了名的捣蛋鬼,她也喜欢。说来有趣,小同学都好奇,放学喜欢跟踪老师。张志猛、杨作绵连续多天紧盯跟踪,有一天,他们很骄傲地对我说:“我们晓得诸老师家住哪里了。”我说:“我早就去过了。”他们说:“你骗人!”我说:“骗人是小狗。”后来,老师发现他们跟踪,不但没有怪罪,反而主动请他们去了家里,也给他们看图书、吃糖。他们可来劲了。

有一阵子,“读书无用论”盛行,老师就在班级里说:“读书怎么会无用呢?就从我的姓说起吧,其实不姓诸,而是姓诸葛。”诸葛老师那天把复姓的

事说了一遍,还顺便讲了诸葛亮的故事,我们从此记住了诸葛老师的话,读书是有用的。

诸葛老师好像肠胃不大好,差不多隔些日子就要疼痛一阵,她倒是坚持来教我们,上课前她会手抚着肚腹部轻声轻气地告诉我们:“老师今天胃有点不舒服,大家要听话,不要开茶馆铺。”奇怪的是,这样的日子,我们的课堂纪律特别好,听课特别认真。

后来,诸葛老师生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,搬家去了马当路。小学同学毕业后,我们再去看望她,回忆往事时,诸葛老师说:“你们那个班都是些懂礼貌的孩子。”